

魏思孝《王能好》研究述评

李先巧

昆明学院 云南昆明

【摘要】《王能好》是魏思孝的乡村三部曲之一，2022 年曾入围理想国宝石奖。作为一个实在的乡村人物，他将自己脚下的土地融合在了作品当中，然而他并不是空泛地叙述乡村生活，而是将底层人物作为破碎生活的载体。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持续增加，本文通过揭示小说的写作背景，系统整理学界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叙述研究的价值，为后续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持。

【关键词】王能好；乡土小说；研究现状；研究价值

【收稿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6 月 10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35

A review of Wei Sixiao's *Wang Nenghao*

Xianqiao Li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Wang Nenghao" is one of Wei Sixiao's rural trilogy, which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Ideal National Treasure Award in 2022. As a real rural figure, he integrates the land under his feet into his works. However, he does not describe the rural life in an empty way, but takes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as the carrier of broken lif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nove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describes the research value on this basis to provide certain support for subsequent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Wang Nenghao; Local novel;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value

1 引言

乡土小说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1]，在中国也一直是一个热门的写作方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乡土不再是纯粹的乡村，更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里所提到的中国农村。乡村与城市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两个对立的结构，两者甚至会形成一定的交叉点，而在这一时空里对乡土和乡土的具象——农民的书写方式自然而然的会产生新的思考。在 21 世纪跻身乡土作家行列的魏思孝，虽然在前期的初创作中一直以郁闷的小镇青年为主角，但他还是敏锐的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对底层人物的影响，很快就转变到了自身所熟知的领域——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姿态来描写农民在空间的迁徙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王能好》就是此类型的代表作。作为乡村三部曲之一的作品，我认为其中写的最让人能留有余味的作品，就连他自己也说：“35 岁终于写出一部还算拿得出的小说”^[2]。21 世纪以来，乡土精神归宿式的叙事已经式微^[3]，魏思孝

也理所当然的在他作品当中将这种趋势表现出来。在大环境的小背景的叙事下，他以自己生活的一座人口不多的村镇为中心，以冷静的笔法描绘出了当代乡村人的生活图景。他认为城市和乡村不管如何划分（当然他也不同意有什么样的划分），作家描写的都是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境遇^[4]。然而这有意无意的继承了鲁迅 20 世纪 20 年代的乡土小说的特点——将人物作为描写的重点。魏思孝笔下的王能好是真实的再现，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2019 年表哥突然车祸的去世，我才想到把他作为原型。”作者在为他设定身份时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在小说当中却不以其作为叙事要素和主题内涵，也不以此来揭示某种宏大的历史进程。王能好在城乡的碰撞当中游走，永远的活在喋喋不休和自我碰撞当中，却又孤独一生，在催生的奋斗当中消耗了他生命的全部能量。

《王能好》作为城乡结构模糊时期出现的作品，以人的形象建构作为新城乡文学的着力点，因其描写底

层现实,打破甜蜜式的想象,婉拒以乡村作为精神寄托,冷静地回应了乡土文学的本真,引起了学术界重新思考城乡的关系及给底层人物带来的影响。从研究角度来看,《王能好》不仅具有文学上的审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折射出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体变迁和深层次问题,许多作者和评论家从叙事策略、人物形象、主题意蕴等多个方面对《王能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探讨了魏思孝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但是学术界在城乡关系变化对《王能好》中人物影响的深入讨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空白。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会探讨《王能好》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and 影响,以及它对于乡土题材创作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 《王能好》的研究现状

《王能好》是继《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以来以人物形式探究的更深入的小说,在2022年出刊以来,在鲁东一带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目前对《王能好》的研究屈指可数,大多是在微信公众号“理想国 imaginit”发表阅读心得和不完善的评价,目前我所能触及到的相关文献有十篇,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王能好》坚持本真书写的肯定

魏思孝在早期写作的“小镇青年忧郁”的题材并没有引来更多的关注,直到《王能好》入围理想国宝珀奖,学界才开始展开对他的研究。对于作者,王蒙先生特别看重的青年作家之一就有他,当然他也被纳入到了“王蒙计划”当中。在2024出版的23年专访《王蒙:文学事业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提到,魏思孝是一个忠实于现实主义的人,他用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来描绘我们中国的乡村。这是一个实在的事实,无论是他的乡村三部曲还是获奖的《土广寸木》,生活与他是分割不开的,文学是他用来观察世界的方式。张涛和王雨琴肯定了魏思孝的乡土文学写作,认为他一直走在中心道路上,沿着乡土文学的最初内部发展方式进行写作。在他十七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素材的确有所转变,但他的立场和对文学的热爱却始终不变,他对底层人民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像是一个同心圆,无论他从什么样的背景和素材出发,最终都会回到原点,这倒不是说他不断进步,而是世界所给她的感受。虽然人民的生活逐渐的富裕,鲁迅笔下的乡村不复存在,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变了,但生活的状态却没太大的不同。魏思孝的笔调一直都是冷静的,他并不会带着启蒙或批判的立场来看待乡村,更不是以浪漫主义或生态主义式的情感态度对

乡土表达某种眷恋和挽歌,他只是将自己所见所想真实地记录下来,将底层人民生存困境真实地呈现在大众眼前。马累以自己的印象阐发了对于这个名字不算流行的、质朴作家的看法,从与他接触的角度并深入他的小说,认为他是“狡猾”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写作策略当中——写作者的命运和被写者的命运皆不偏废。他的叙述本身就有着真正属于生活本身的起点和延伸,他总是能够通过生活的质量区分语言的描写,貌似平庸,但实际上具有深刻无比的洞察力。学者也非常的赞同魏思孝坚持写生活的本真,而不是一味地赞叹生活的美好。

2.2 对人物王能好的身份进行定位

《王能好》以一个农民出走、回归和意外死亡为主线,联结了许多乡村群体形象,进而编织了当代农村生活浮世绘^[5]。这个“既不能也不好”的人物在阅读之后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余味,他阿Q式的精神和命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马兵,高永淳以人物的归属感进行分析,认为王能好是一个底层之外的人,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他来回的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最终也没有他的落脚之地。45岁还未成家的王能好既不被传统所接受,也不被现代所容纳。他拥有阿Q一样潦草的人生,在嘲笑别人的同时也同样被别人嘲笑,在议论别人的同时也同样被别人所议论。作者以轻写重,也许是想借这个饶舌的、失地的农民来观察乡土也未可知。曹鑫源、韩佳慧、魏思孝等人对王能好的身份进行了讨论。在他们的讨论中,曹鑫源将王能好作为一个定点,围绕在他之外的还有一群乡民,正如魏思孝所说的“我的背后站着一群乡民”^[6],小说各章的标题书写了无数个王能好群像,他们在作者的笔下出生,死亡,默默的游荡在返乡与离乡当中。韩家慧、郑晓涵等对王能好进行了身份的定位,视王能好为底层的失语者,认为他是一个“边缘的边缘”的存在,不被乡村和城市所接受。王能好在乡村面前所显现的生存窘境和精神贫困,从他的身上仿佛使人们看到了乡村生活和乡村伦理的消亡,村民之间的陌生真正的让读者感受到了陌生。法学教授罗翔曾评价《王能好》:“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了一个放大的闰土,一个放大的阿Q,进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魏思孝通过王能好串联起的群像,是值得深思和讨论的,这个失地的农民在文学上不是孤独的,他就像是阿Q后裔的存在,在21世纪熟练的使用着精神胜利法,他身上承载的是城乡结构的困境,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单一思考,而是处在城乡交界处的底层人民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状态。

2.3 对《王能好》“以轻击重”的主题意蕴的探讨

在21世纪以来,传统的家庭伦理随着历史的突变逐渐地瓦解,乡村和城市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真正意义上从事农业生产劳作的人与越来越少,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情感正处于断裂的状态。魏思孝迅速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发展给乡土带来的影响,秉承着经验写作的理念进行文学创作,将自己“生活园地”的人事变迁融进小说当中。张涛,姜桂香从作者写作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分析其思想内容,以立传的意识为士气消失的农民立传,善用反讽的语言形成荒诞的幽默表现出农民生存的困境。学者认为魏思孝在《王能好》中是以轻击重,但并不同于卡尔维诺的减轻语言的重量,而是通过对王能好生活乡村的日常细腻的描写,反映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这其中看似琐碎的描写却蕴含着城乡关系的思考。魏思孝巧妙的将以王能好为圆心的群像生活的沉重隐匿在难以洞穿的轻盈冷静的叙事当中,将沉重的精神困境更深刻地呈现出来。与之不同的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振该学者是从《王能好》的写作内容进行探讨,小说内容包含众多的死亡案例,作者写来却是云淡风轻,与中国历来的乡土写作的骇人之语大有不同,学者认为是作者对文学形式和写作立场的反叛,更进一步的是与百年前文学的初衷的契合。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从作者的写作题材的转变出发,认为魏思孝在断念时刻之后,把目标对准了乡村背后的人群,在这部作品当中拾起了无名者潦草的生活,并为他们立传,而不是随意地为他们贴上草根之类的标签。学者的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因为作者在写作这部作品之前曾重生过人民群众的定义“一切对社会历史起着推动作用的人^[7]。”

除了以上直接以《王能好》为主题的研究之外,学界还有关于意象——白酒的讨论。白酒这一意象频繁地出现在鲁迅、莫言,陆文夫等作家的小说创作当中,也同样贯穿在魏思孝的小说创作当中,如《余事勿取》中的卫学金,《都是人命群众》中的卫勇等,王能好更是一个酗酒的独具特色的代表。杭师大文艺批评研究院的刘杨等,他们针对“王能好为什么要喝酒”发表了看法,有学者指出,唠和喝是王能好的两种生存方式,他的唠是对外言说,一万句顶不了一句,喝是对内言说,也同样吸取不了任何的同情。王能好无论是在家庭结构还是乡村结构当中,他都作为一个失语者,喝酒无疑成为了他的生存之道。山东理工大学的陈晶晶更加深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白酒是王能好生存的象征,酒醉时的骂街是精神胜利的剖析,白酒更隐喻着作者

对现代视角的反思。总的来说,《王能好》作为21世纪新现实的书写,隐现着城乡结构的反思,阿Q式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研究界不可回避的一员。但关于此类的研究并不全面,也不深刻,这其实留给了学术界更多的拓展空间。

3 《王能好》的研究价值

《王能好》是魏思孝“乡村三部曲”的终结之作,取材于作家生活的刘辛村,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小说通过主人公王能好的视角,展现了一幅乡村的生活图景,又以轻写重,力图描摹出城乡变化中乡村人物被命运捉弄而又无能为力的现实。

魏思孝描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曾说:“我的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写作的。我所写的,只是我熟悉和正在经历的生活^[8]。”他深切的感受到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乡村也开始“城市化”,但是人们的精神方面依旧很贫瘠,甚至传统的伦理观念开始瓦解,乡村的邻里关系开始变得陌生,家庭结构也不再紧凑,《王能好》里表现的是父权的式微,家庭关系的破裂,随处可见的破口大骂,他并不像双雪涛等青年作家写出父辈的尊严,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父辈的生活是多么没有尊严,正如李振该学者所说:“魏思孝对乡村并无传统文人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但面对一个个熟知的人的离去和他们所承受的种种挫败、屈辱与不如意,以及记忆中‘家’的印象随着反复的团圆与离散日渐模糊,内心的失落便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9],因此,该小说在一定程度揭露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弊端,具有反映现实,揭露时弊,推动社会对乡村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写作与时俱进,新冠疫情也是小说的背景之一,当后人阅读到这部作品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另外,魏思孝在《王能好》中呈现出来的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生存经验的变化,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乡土中国的重义传统一定程度上也渐渐让位于现代社会的金钱逻辑”^[10],面对众多的死亡案例、人情世故的冷漠,魏思孝并没有在其中寄托自身的情感也没有对乡土表现出过多的挽歌和留恋,他总是在冷静中克制自己,将乡村发展过程中沉重的一面不动声色的描绘出来。相比较其他的乡土小说,他既不同于刘震云、莫言在90年代逃离乡土、仇恨乡土的观念,也不同于张炜的浪漫主义抒写,他描绘的是乡土最不堪的一面,在荒诞色彩的幽默中表现出乡土精神的沉重,这是一种最有力量的刻画。魏思孝所描写的乡土生命的衰落和乡土生活的消亡,更重要

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与鲁迅对乡土社会的剖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面对沉沦的的乡土发出了自己低沉的声音，以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还原了本真的乡土世界，更进一步为乡土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在人物描写方面，《王能好》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这个游荡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面对乡村变化施给他的重压常以“精神胜利法”宽慰自身，但他和阿 Q 有着很大的不同，鲁迅对阿 Q 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王能好不断地做工，一生都活在奋斗当中，存款是他的底气，但他还是阿 Q 式的结局。这表明了乡村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困境不仅仅是资本造就的恶果，人性也是作家需要思考的前提^[11]，王能好的存在表明了阿 Q 的时代并没有死去，延续鲁迅对人性的探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2] 魏思孝:《有了〈王能好〉这部作品,我心里多少踏实些》,华文好书(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0日.
- [3]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4] 魏思孝:《有了〈王能好〉这部作品,我心里多少踏实些》,华文好书(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0日.
- [5] 魏思孝:《王能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 [6] 魏思孝《〈王能好〉:“一个”与“一群”》,《文艺报》,2023.
- [7] 《魏思孝:“我经常陷入对自身的失望中,不论面对生活还是写作”》,中国作家网.
- [8] 江丹、魏思孝:《我的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写作》,济南时报,2022.
- [9] 李振.为无名者和我们这一代的乡愁 魏思孝“乡村三部曲” [J]. 上海文化, 2023(01).
- [10] 布莉莉. 重新书写乡土——魏思孝《王能好》读札 [J]. 百家评论, 2024(02).
- [11] 丁帆. 面对乡土如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 [J]. 当代作家评论, 2023(0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